

□生活时空 卢江良/文

“千年金衣”背后的匠心

豆腐皮，作为一种豆制品，在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，我们从小到大没少食用。在一次赴富阳的采风活动中，听说要考察东坞山豆腐皮，我暗想：这能考察出什么来？

怀着这样的疑惑，笔者随团来到东坞山，一个毗邻大洋坞水库的山村。当时因为天气炎热，并非生产豆腐皮的时节，我们无缘参观制作工艺，只是去察看了一条古道——东坞山大洋坞古道。

那是一条毛石古道，掩映在蜿蜒的竹林间。据介绍，该古道分两支至半山腰，后分成五路与外界相连，其中一路通往杭城龙坞上城埭，是向灵隐寺等寺庙输送豆腐皮等素食原料的主要通道。通过那些被磨损得极其光滑的毛石，不难想象当时的东坞山人，肩挑

背扛着一筐筐豆腐皮，翻山越岭往来于杭城各大寺院及餐馆的场景。

望着这条古道，我重新审视东坞山豆腐皮。豆腐皮，只要有毛豆，便可制作。而杭城那么大一座城市，想必不会没有生产豆腐皮的作坊，为何要从这个偏僻山村进货，足见东坞山豆腐皮有着独特之处。

从陪同我们考察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，东坞山豆腐皮制作始于唐代，已有1300多年历史，因其薄如蝉翼、轻似绢纱、油润光亮，有“金衣”之称，且油润白净、落水不糊、味道鲜美。鉴于东坞山豆腐皮品质优异及寺院相互传播，名气越来越响亮，发展到后来，不光在杭城各大寺院，甚至在苏、浙、沪一

带，尤其在佛教界久负盛名。到了明代，被列为贡品。

那一张张不起眼的豆腐皮，缘何能步入“光荣大道”？追寻轨迹，不失为一条“荆棘路”——它的制作工序极其复杂，要历经磨豆、去壳、渣浆、吹风、刮浆、烘干等众多工序。特别是“吹风”工艺，尤为关键。东坞山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，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“绝技”——“三口风”吹出“千年金衣”。那“三口风”就体现在“吹风”环节：当豆浆在锅里初形成皮时，先吹“头口风”，用竹篾条将皮挑起，轻贴于竹棒上；紧接着吹“二口风”，借风势抽出竹篾条，留皮在竹棒上；再吹“三口风”，将皮鼓起，乘势用竹篾条刮掉多余豆浆，使皮匀而薄。

这看似简易的“三口风”，实则上是无数代东坞山人智慧的结晶，也是东坞山豆腐皮出类拔萃的秘笈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现在的东坞山豆腐皮，无须再用手工制作，“蒸汽制作、蒸汽烘干”，已成为响亮的推广语。但东坞山人创造并传承千年的“三口风”传统技艺，依然熠熠生辉。究其原因，不外乎“将工艺做到极致，以细节成就精品”。如今，我们虽已无法打捞起隐藏在“东坞山豆腐皮”这项非遗技艺背后一个个传承人默默坚守、奋勇前行的故事，但“东坞山豆腐皮”的传世，足以让我们认识到：它不仅是手工技艺的流传，也不仅是文化信息的保存，更是闪耀着历代传承人秉持的“心在一艺，其艺必工”之精神。

□品味人生 龙红平/文

花因梦想而开放

近日，收到友人寄来的一箱火龙果，包装精美，个大皮薄，吃起来果肉清甜，口舌生津。平时就爱吃，今又添欢喜。

四年前，友人离开故乡在亲友资助下当起了果农。我曾不解地问：为何想到种植果树？她说：“小时候，总是馋瓜果，幻想有片属于自己的果园，想吃啥就种啥。如今物质丰富，日子也越过越好，出门就是水果超市，但价格并不亲民，便萌生了自己种植的念头。”

想起那年，亲友劝她安逸地拿一份工资，何必出门辛苦打拼时，她说为了圆儿时的一个梦，也为了体现自我价值。她始终相信事在人为，毅然决定开展果树种植。

古人说：“事者，生于虑，成于务，失于傲。”凭着一股韧劲和干劲，硬是把那片荒地变成了花果飘香的采摘胜地。因其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和良好品质已然成为当地农业的新名片。一到收获季节，订单络绎不绝，友人的心里也甜蜜蜜的。

她的成功让周边乡邻看到了致富的新希望，外出务工人员也陆续返乡，开始种植果树。如今她生活的村庄，春天花香四溢，桃树、梨树、李树，花枝招展，像一群小姑娘在园子里笑着跑着；夏天瓜果飘香，树上满是桃、梨、李……而现在正是水果采摘季，纷至沓来的游客争相采摘果实，好不热闹。

她还告诉我，未来几年会扩大种植，开流引渠，挖鱼塘，建农庄，建一个休闲观赏生态园。在她的描述中，我感受到一股内心的力量引导着她前行。原来，这片果园不仅可收获果实，还孕育着她的梦想和希望。

友人的经历，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想自己总是哀怨时间流逝，囿于现状，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，没想过从自身改变，更没想过抓住当下的分分秒秒。年少的梦，在日常的琐碎中消失殆尽。四年前，我还在为她的选择担忧，如今，她成了朋友圈里的女强人，成了我们眼中的榜样。她的人生已绽放成一朵美丽的花，这花因她的梦想而开放！正应了那句话：“天下事有难易乎？为之，则难者亦易矣；不为，则易者亦难矣。”



青莲

朱友民 摄

□往事悠悠 潘玉毅/文

纳凉

如果说夏天还有什么值得人期待的事情，我想纳凉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件。

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写过一首《纳凉》诗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短短二十八字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古人夏日里消暑纳凉的生动画面来。许是天太热了，诗人执着一根竹杖朝着树荫急急而奔，在画桥南畔觅得一处阴凉之地，支起胡床，高枕而卧，这一睡就是一整日。待一觉醒来，明月东升，船笛参差，池里的莲花暗香杳杳，让夏日的暑意减了几分。

唐人王维也有一首《纳凉》诗，描绘的则是山间隐士的纳凉之道：“乔木万馀株，清流贯其中。前临大川口，豁达来长风。湍激流白沙，素娟如游空。偃卧盘石上，翻涛沃微躬，漱流复濯足，前对钓鱼翁。贪饵凡几许，徒思逢叶东。”那万株乔木，千条清流，豁达长风，缱绻涟漪，让人未见清风，凉意自生。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自己代入到那个场

景中：坐在涧石上，把脚伸进溪水里，不为洗，只为那水中的汨汨凉意。

我们一直有纳凉的习惯。可惜现代人纳凉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去空调房里呆着，而不是将自己放归大自然。但时光倒退几十年的话，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

那时，人们是这样的——白日纳凉，可躲树荫下。一碗凉茶，一把大蒲扇，就着三五只鸣蝉不成调的曲子。若在山野间，还可戴上斗笠跑至山腰处，找一株老树，躺在树下或在树杈间望着天空发呆；也可在溪水边躲一日光阴，抑或在山间寻一处亭子，呆到炊烟四起再回去。

对于孩童来说，最好的消暑方式莫过于戏水。江南水乡，河流纵横，沟渠甚多，孩童们多半打小就会游泳，当汗意透过毛孔蒸发将空气熏得变了味的时候，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一条小河、一个池塘，“翻江倒海”一番，好似凫水的鸭子，只露出半个鼻孔在水面上。此时，再胆怯的孩子，也

顾不上家中是否还有未做完的作业了。

夜间纳凉则要有趣许多，庭院是人们最常呆的地方。暮色四合时分，虫儿出洞，蛙声四响，人们吃过晚饭，闲来无事，打几桶井水浇在地面上，让暑气随着滋滋的声响一点点散去，并将西瓜、啤酒吊在井里“冰镇”。忙碌一盏茶工夫之后，大人与小儿各自端着椅子、板凳出来，除了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也不忘给孩子们们讲几个故事，时光就这样慢悠悠地过去，暑气也渐渐消散。待吃过井里的“夜宵”，回屋睡觉，这一日便结束了。

与山里人不同，枕水而居的人家则会在夜晚觅一条小船，问流水借点凉意。夏季正值荷花盛开，月光下赏荷别有一番味道。清人李渔曾言道：“荷叶之清香，荷花之异馥，避暑而暑为之退，纳凉而凉逐之生。”桨声欸乃，暑意尽褪。从“纳凉高树下，直坐落花中”到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”，变的是周边的环境，不变的是人心里头的自在。

□抒情天空 魏有花/文

“八一”闪闪亮

“八一”
一个金光闪闪的词汇
跳跃在年少的童真里
铸就了军人的血性与灵魂
装载着人们的期待与憧憬

当年的南昌城下
那一声反帝反封建的枪响
将革命的火种
燎原蔓延神州大地
从此留下了关于“八一”的辉煌

“八一”军旗下的士兵
用滚滚铁流的誓言
向祖国报安
向世界呐喊

“八一”这天
当年的老兵换上发皱的军装
向着北京
向着“八一”军旗
胸怀澎湃激情
庄严地举起右掌
不屈的身姿
定格成剑麻的形象

猎猎的军旗告诉我
军人因军旗而无往不胜
祖国因军队而社稷安宁

小时候，经常在老远就能听到父亲高亢的军歌，我知道那是父亲干活回来了。我赶紧藏起小人书，把作业拿过来，佯装认真地写着。父亲进来看我一眼，又忙着喂牛去了。我听到他嘴里仍不忘唱着：我是一个兵/来自老百姓/革命战争考验了我……

母亲每次听到这里，总会皱起眉头：“全村人都知道你是一个兵了，干了一天活，不嫌累吗？”

父亲嘿嘿笑一下，声音响亮地回答：“报告我家首长，我不累。现在每天是个好日子，我要唱支军歌给党听。”母亲听了，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“好，好，你唱吧，我去给你炒个小菜，庆祝一下。”

父亲是一名党员，在部队里入的党，这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。小时候，父亲常常对我说起他所在军营里的故事。但相对于说军营的故事，父亲更喜欢教我唱军歌。我才几岁的时候，就跟着父亲一起唱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“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……”

有一次，父亲的几个战友来我家玩。酒过三巡后，不知谁起了个头，他们便一起大声唱起来：寒风飘飘落叶/军队是一朵绿花/亲爱的战友/你不要想家/不要想妈妈/声声我日夜呼唤/多少句心里话……

父亲去世时，那些战友们都来了，他们对着父亲的坟头，述说着从前的故事，最后又轻轻地唱起一首军歌：还记得那年报名参军吗/还记得第一次穿上军装吗/还记得营房前的那棵树吗……歌声浑厚而凄凉，他们唱着唱着，已泣不成声。

父亲坟头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，我分明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：来生，我还要穿上绿军装，紧握着钢枪，为国守边防……

爱唱军歌的父亲

□人生读本 毕侠/文